

# 听！水的声音

水，无处不在，淙淙流过的溪流、奔腾不息的江河、巨浪拍岸的大海……这些令人向往的风景，或秀丽，或壮美，水在其中重要的角色。几近荒废的码头，是水和岸紧密相连的纽扣；走近家乡的小溪，好像又听到儿时的嬉闹声；登上海岛，在夜晚的银辉里侧耳倾听潮起潮落……八月，夏天的炽热还未散去，和着水的节拍，暑热在这里拐了个弯，被哗哗的水声送向远方。

## 美丽的富水河

□ 孙猛

你从古老的大洪山南麓  
经过繁华  
经过荒凉  
蜿蜒地流向东方  
没有惊涛巨浪  
没有一丝声响  
只有落日的余晖映照着河床

在你流经的路上  
绿树摇曳，柳枝飘荡  
小草放歌，菜花飘香  
可你  
从不在一处停下脚步  
留恋旖旎的风光  
因为  
在你心中  
长江、海洋才是你追求的方向

富水河啊  
你承载着千年的梦想  
流进两岸人们的心房

## 露营海边

□ 官佳

前，我从沙滩上匆忙捡起几块宝贝，浪花很调皮，抱起一大团白色的泡沫，蹿起来，拍打着我的小腿，留下凉凉的印迹。

远处的灯火在天边摇曳着，都市里的霓虹诉说着不夜城的喧嚣。近处，篝火被点燃，有人支起烧烤摊，洁净广阔的沙滩上，有了烟火的气息。喷香的烧烤在海风里飘散着，掀开了海滩上夜生活的一角。

食与宿往往是一家的。有人开始支起帐篷。

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帐篷远看像海滩上长出了一个个小蘑菇，又像一只只倒扣着的色彩斑斓的大碗。

夜色撩人，月色也迷人，帐篷渐渐隐在夜幕里影影绰绰。

耳边汹涌的是海浪声，它们周而复始，不舍昼夜，不知疲倦。躺在帐篷里，倾听着海浪的轰鸣，才感觉大自然的浩瀚，人类的渺小。

有人乘着夜色升起了孔明灯，孔明灯越飞越高，如一只脱了线的风筝。夜色无边，灯盏里的明亮承载着希望种种，变成一个个小亮点，终于混迹于星空，想来那本是私语一般的寄语，被宇宙无限放大，希望成真的念头如流星在心头灿烂。

清晨，有人在沙滩上散步，两只手还拎着沙滩鞋。

不远处，更多的人已下了海，在海面上留下自己的剪影。

他们醒得真早，而海浪还是以汹涌的姿势在醒着。醒着是它们的常态，变幻是它们永不褪色的追求。

太阳还没露头，朝霞已红了半边天，几朵白云如一排弯钩勾在天空。几只风筝也来凑热闹，它们被海风宠着，在半空中振翅。

有不安分的会和别的风筝纠缠在一起，沙滩上就传来阵阵笑声。风筝在天上扭在一起，沙滩上，扯风筝线的两个人忙着抖擞着轴线，匆忙中还彼此相视一笑，即便是从无从交集，也在风筝的碰撞里，流露出相逢一笑即默契的感慨。

## 丈量大地

□ 林梦奇

船儿曾带我去远航  
去往不曾涉足的天地  
船儿所载  
岂止满舱的贸易  
还有取不动的思念

我航过太平洋的壮阔  
沐浴马六甲的蕉风  
阿拉伯海的季风啊  
风信子早在思念里掺进了菩提树的芬芳  
从起，亲人遥远得连梦都得格外逃离

红海的苍茫扑面  
一千零一夜传说正在岸上传唱  
我航过苏伊士  
法老的侍卫错将撒金投入梦中的邮箱  
沙漠里我惊醒一身冷汗

我航向碧绿的北海  
船儿穿越爱琴海的古曲  
达达尼尔海峡的薄雾里  
特洛伊战士的呐喊依旧难休  
难休，难休，何时作休

归乡的航路已绘就  
我绕过好望角的狂啸  
呜呜祖拉，呜呜祖拉  
梦境里传来母亲的呼唤  
和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远航的水手用脚步丈量大地  
却航不出母亲心中那片海  
儿子去远游  
母亲却用平添的白发  
去计数几日的航程

## 夜入西溪岭

□ 应红枫

海岛的夏夜，总是有涛声点缀在闪闪烁烁的星光下，而清朗的月色，却使满天的星斗黯淡了不少。

约两三好友，踏着夜色的朦胧，再次拐入距离我家南侧不远的西溪岭。

西溪岭，我喜欢这个地名，古人曰：山有水乃活，岭倚溪成景。就凭“西溪岭”三字，哪怕不是亲历体验，也能让人在眼前浮现出一幅绝妙的山水风景画来。西溪岭山村有百来户居民，享受着一方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沿着那条被先人的足迹打磨得溜光圆滑的山岭石阶，我又踏上了这条铺满大树浓荫的西溪岭。很多次，当我重又走上那条山岭石阶时，以往的记忆总是在不断地扫描搜索着一些似曾相识的景象：那些茂密的巨樟和啾啾的小鸟，那落满或红或黄的树叶的石阶和路边丛丛的蕨草，还有从树丛中散发出来的绿草鲜嫩的芳香……

大块大块的阳光被枝丫丫的树枝剪裁得碎碎的，一闪一闪地落在脸上，几乎要让我陶醉在这片浓荫中了。

翻过那条山岭，循着溪水的声音走去，前面便是西溪岭村了。西溪岭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站在山坡上望下去，在竹林树影的掩映下，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道蜿蜒而下，通向小村的每一个角落。

山岭脚下有一池水库，常有一群白鹅在水库中振翅嬉戏，引吭高歌，每天清晨或傍晚，在这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小山村显得分外高亢而嘹亮。

爬上那座低矮的山岭，路边是几家农户敞开式的庭院，一群孩童正在奔跑嬉戏着，银铃般的声音浸漫着这座小小的山村，给这座小山村平添着一份无拘无束的活力。

庭院的墙根下，一群摇着蒲扇或折扇的纳凉老人，手边的方凳上搁着几只搪瓷茶杯，他们惬意地拉着家常，看我们路过，善意地朝我们笑笑，抑或举起扇子向我们挥挥手，

似是一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乡村风情画卷。

西溪岭村道路两旁的民居，阳台、庭院都建造得非常别致，矮墙外大多设置有长条形花坛，栽种着月季、百合、大丽花等花卉，抑或栽种丝瓜、蒲瓜之类，青藤蔓延在庭院的矮墙上，把一幢幢农家小院打扮得生机盎然。路基斜坡下的田园里，栽种有玉米、豆子等庄稼，正值夏季，田地里的农作物都在茁壮着令人惊叹，被绿色遮盖着的果实点缀其中。

西溪岭村的南面是一座小型水库，供当地村民用来浇灌田地。静谧的夏夜里，这里水平如镜，透亮地倒映着皎洁的月色。

离水库不远的水塘里，种植有几亩莲藕，茎秆挺拔，荷叶肥硕，像是在平坦的夜色里放置了一盆巨大的盆景。那片荷塘，让视野鼓胀了饱满的绿色，田田碧叶笼盖在夏夜里，一支支莲花亭亭玉立在茂密的荷叶间，微风过处，分外婀娜。还有满鼻子清雅的荷花的芬芳，恰似一幅惬意的水墨村居图。

我眼前看到的，活脱脱是朱自清先生笔下《荷塘月色》中“层层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那一幅场景。

行走在月色下，那方荷塘不断地靠近我，那些景致也更加细腻地逐一展现在了我面前。我们几个绕着荷塘的田埂走过，听见蛙鼓声声，糅合在水库溢洪渠泄下的潺潺流水声中，在夜色里显得格外清脆。硕大的荷叶在我们齐腰的高度，舞动着华盖般的叶盘，挨挨挤挤地在我们前面，掩盖住我们脚下的田埂小道，难道是要让我们“兴尽不知归路”？

远山含黛，峰峦叠影，碧叶下的流水，淙淙有声。月光如泻，我们踏着蛙鼓声原路返回时，夏夜的星斗依旧灿烂，几缕云彩絮絮般飘动，就在我们头顶不远的地方，慵懒地点缀着碧蓝的夜空。



## 鼓浪屿的歌唱

□ 晓钟

美丽神秘的鼓浪屿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却因工作太忙，一直未能如愿。恰好这次出差的城市正是美丽的厦门，终于可以借此机会了却多年夙愿。

早上我们搭乘首班轮渡过海，鼓浪屿似乎还在睡梦中。海滨更显得安宁静谧。海边的小路一尘不染，两旁鲜花盛开。小山上各式各样古色古香的小洋楼掩映在绿树浓荫之中，眼前的青山绿树蓝天白云，碧海沙滩和谐地构成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

耳边，呼呼的海风和着那拍岸的涛声汇成一首动听的乐章。人在画中，画在歌里，这里确实是一处海上蓬莱，世外桃源。怪不得世间流传着那么多歌颂厦门和鼓浪屿之歌！

这时，导游小刘指着突兀耸立在海滩上的一块巨石向我们讲述起鼓浪屿名字的由来。那块巨石就像一座小山，千万年来，海浪把巨石从中间淘出一个大洞，形成一个巨大的共鸣箱，每逢大潮，海浪卷进洞里便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就像在打鼓。人们就把这个小岛叫作鼓浪屿！

游客们纷纷拿出相机手机取景留影，我索性一个人跑到海边坐在松软的沙滩上，享受这难得的时光。脚下的沙滩洁白松软，眼前的大海碧波万顷。金门岛就横亘在不远波涛之中，再远处就是台湾海峡，烟波飘渺朦胧胧胧。

有人说，蒙眬是一种距离、一种美丽，朦胧能引发联想使人遐思。此时此刻我似乎体会到这种意境。我面对大海，微闭眼睛，调整呼吸，任海风轻

轻吹拂，听涛声欢快鸣奏，让自己进入冥想：慢慢地，眼前的场景出现了变化，洁白的海滩变成红色的滩涂，蔚蓝的大海也化成泛黄色的大江，江面上停靠着一行行的杉排竹排。

这时从滩涂上走下两个十岁左右的姐弟，赤着双脚，背着竹筐，一脚浅一脚深地向木排走去。突然，弟弟一个踉跄，双脚陷进了没膝深的烂泥里，拔也拔不出来。姐姐见了急忙想走过去去把弟弟拉出来，谁料到自己也陷进烂泥里拔不出来。吓得她哭着直喊救命！幸好，这时从木排上跳下一位老船工，拉出了姐弟俩并把他们送到岸边。姐弟俩惊魂未定，哭丧着脸回家。这姐弟不是别人，就是几十年前的我和姐姐。

那时因为家里穷，为了帮爸妈干活捡点柴火，我俩有时跟着邻居到韩江边的木排上做些杉皮晒干烧饭。自从遇上这个险情后，就再也不敢到江边去了。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贫穷的岁月成了回忆。如今人老了还有机会外出游山玩水，就权当是一种慰藉吧！

呼——，一声汽笛打断了我的遐思。一艘巨轮从附近海面驶过，激起阵阵浪潮，汹涌的浪花拍打着海岸，把细软的沙土卷进大海，我急忙往后挪位。不久，海浪退去，大海又恢复了平静。而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却有点起伏：大海永恒、涛声依旧，那海浪呀却淘尽了人间多少岁月……沧海桑田，平安是福！

导游声声催促，我只得眷恋地离开海边。鼓浪游的第一站已让我陶醉，前方将是更精彩的旅程！